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S/24525
8 September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2年9月4日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依照安理会第771号决议(1992年8月13日)第5段,其中安全理事会“吁请各国,……整理它们所掌握或收到并经证实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违反人道主义法、包括严重违反《日内瓦四公约》情事的资料,并将此项资料提交安理会”;

我谨向你提送罗伊·古特曼先生编写并于1992年8月23日在纽约《每日新闻》刊出的一份报告“奉命强奸:波斯尼亚妇女遭受塞尔维亚人的恐怖暴行”。古特曼先生的报告已经广为散布被各个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用作其后的报告的资料来源。

古特曼先生强烈表示,愿意向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集体或个别地提供他有关此一报告及其他许多广泛传阅的报告的调查情况。

请协助将此报告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为荷。

大使及常驻代表

穆罕默德·萨西尔贝(签名)

080992

92-42707 080992 080992

附 件

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妇女的强暴

欧洲通讯员，罗伊·古特曼

TUZLA，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名年青的妇女说，波斯尼亚北部的塞尔维亚部队今年初夏在其占领的一个市镇中有计划地强奸了40名年青的穆斯林妇女，并告诉一些受害者，他们这样作是奉命行事。

从暴行受害者详细描述其苦难的诉说中可以证明，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征服者强奸穆斯林妇女的行为并非这次战争的副产品，而是这次战争的一项重大战术。

20名年青受害者之一，23岁的 Mirsada 在接受《纽约每日新闻》采访时说，掳获她的一名年青人对她说“我们是奉命来强奸年青妇女的”，他说他“深以作为一名塞尔维亚人为耻”，并且说，“所有这些暴行都是战争的罪恶”。

也是23岁的 Hafiza 说她极力向强奸她的士兵哀求幸免。她说“我不断哭叫，哀告”，“我说，‘你也有母亲和姐妹，你家里也有女人。’他默然无语，他不说话。然后他说‘我必须作，我必须作。’我说，‘你如果不愿意你就不必要这样作。’”但她仍然没能使他住手。

该次事件发生在 Sava 河边的小镇 Brezovo Polje 中，有40名年青妇女受害，征服者进入该镇，俘虏全部平民，按年龄、性别分开处置。

强奸受害者在一所难民营中受采访，难民营是她们家园被毁，家庭及一切经济依靠全部丧失后的唯一庇难所。她们同意可以引用她们的谈话，可以拍照，但只能写出其名字及年龄。

17岁的 Senada 说，“我们要全世界、所有的母亲、所有的妇女知道我们真实情况。”她手写了一份报告交给 Tuzla 医院的妇科主治医师，她要求把这份报告交给《纽约每日新闻》。“我不愿再有人重复这种经验。这是全世界最痛苦的惩罚。”

Brezovo Polje 的事件只是塞尔维亚征服波斯尼亚期间有计划进行强奸的许多

事例之一。

在Tuzla的分别的采访中,来自Zvornik附近的Liplje村的四名年青妇女说,塞尔维亚人拘禁在一个临时充用的妓院内,接连10夜,每夜都有三名以上的男人强奸她们。一个波斯尼亚妇女领导团体控诉指出,目前在塞尔维亚拘禁营内有10 000名以上的波斯尼亚妇女,不断遭到掳掠者的强暴,虽然这些情况尚未被独立地证实。另一种情况是强奸怀孕妇女和中年妇女。

Melika Kreitmayer是一名妇科小组的主治医师。她检查了来自Brezovo Polje40名受害者中的25人,她说,她和她的同事相信,这些强奸案的目的是“羞辱穆斯林妇女,侮辱她们,摧毁其人格,造成震撼效果。”

她说,“这些妇女被强奸的原因并非因为男性冲动,她们被强奸是因为这是这场战争的目的”。“我的印象是有人在奉命强奸年青妇女。”

她引有些年青妇女的话为证据说,她们被拉到一所房子内没有被强奸,但要她们告诉别人说自己被强奸了。

Kreitmayer是一名穆斯林医师,她的小组中包括有一名塞尔维亚医师和一名斯洛文尼亚人医师,当她提出这些推论时没有一个同事表示反对。“我们听到的事使我们震惊不已”她的塞尔维亚同事,Nenad Trifkovic医师说。

依照年青妇女们的叙述,强奸者向受害者谈到他们是在奉命完成任务。有的妇女说,有些男子为增强其决心还吞服了白色药片。奉命行事的说法在一批新的非正规军处得到佐证,他们效忠于最野蛮的军阀之一,Vojislav Seselj,他是萨拉热窝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一些妇女还指出,原来集团的领导人本想保护Brezovo Polje的妇女免遭Seselj部队的毒手。

“不必担心,这些女孩已被强奸过一次”23岁的Zlata回忆一位军官告诉Seselj的随从者说。

据受害者说,集体强奸的准备工作是6月17日清晨开始的,当时穿着军服和带着面罩的塞尔维亚兵将他们装入小面包车疾驶而去,并包围了Brezovo Polje各处的穆

斯林,进行“种族净化”。

他们将18岁至60岁的身体健全的男人装入汽车,送到Brcko附近恶名昭章的塞尔维亚人管理的拘留营Luka接受“审问”,据《纽约每日新闻》访问幸存者说,其中10分之9的囚犯都被屠杀。

然后他们将1 000名妇女,儿童和老人装入八辆公共汽车,据受害者说,他们被运到乡下两天四处周游,并在Ban Brdo镇附近的停车场由武装守卫看守四个恐怖夜晚,但不供应食物和水。17岁的Senada回忆说,塞尔维亚兵从前线回来,每晚都进入车箱,在刀尖下带走妇女和女孩到不知名的场所。她说,“早上他们把她们赶出,她们衣服都已撕破,而且浑身是血。”

最后,小组到达Caparde,该处约有50名塞尔维亚的留有胡子的非正规军,他们是名叫Zeljko Arkan军阀的部下,抢劫了一群母亲,并强迫她们与她们的女儿分开。母亲们被汽车载到战场强迫下车。同时,在关押女儿的Caparde的Osnovo家具仓库,那些模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称作Chetniks的塞尔维亚保皇军模样而留着长胡子的男人选出他们称为40位最美丽的年轻妇女,以10人为组强奸她们。

21岁的Hjrira说,她问强奸她的男人Dragan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们是经过Caparde的最干净,最美丽和最引诱的队伍,因为我们这样漂亮,他们不会白白放我们通过。”

受害者的年龄是15至30岁,衣着讲究,态度温和。

另一位受害者21岁的Herija回忆说,“他们走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他们告诉别人说,我们要去‘取水’。有些女孩两个钟头后回来,有些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后来我们每个人都坐下来哭”她说:

母亲们于6月23日到达Tuxla,她们为失踪的女儿担心得快要发疯,她们开始是乘公共汽车,最后被迫步行12英里,通过战场沿途都有死尸,整个旅途使她们劳顿疲弊不堪。

她们说,她们的女儿四天之后回来,强迫步行通过布有地雷的道路,若干年纪稍

大的死在途中。

医生说,年轻妇女都精疲力尽,而且惊吓过度。据后来检查她们的妇科小组的人说,多数阴道都有葡萄球菌和其他病菌感染,来源是污物和粪便。

《纽约每日新闻》访问的20位妇女,几乎每个人都说,强奸她们的男人都肮脏、发臭,而且有些还混身是血。

Brezovo Polje的年轻妇女所受健康和心理方面的伤害只是她们悲惨的一部分,因为Brezovo Polje的每个人都只是他们悲惨的一部分,因为每个人都丧失了父亲或兄弟。妇女无处可去,被强奸使她们丧失自信心。她们几天之后告诉记者时,几乎每个人都不禁痛哭失声。

Keitmayer指出,她们的痛苦还没有结束,因为其中很多人可能怀孕。她又说,医院将提供荷尔蒙药促使人工流产。

最深的创伤似乎是精神羞辱。这些妇女来自乡下,婚前性行为是禁止的,Kreitmayer证实说,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余全是处女。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她们一辈子已被毁。25岁的Heira说,“我们都认为我们已丧失一切……每个被强奸的女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20岁的Satka说,她鄙视强奸她的男人,因为“他对我没有感情。我不是他的女朋友。那是暴力。”她说她觉得很可耻,因为“我是诚实的女孩。我是处女。我给了不值得的人。只有我爱的人才值得。但不是暴力。”

若干被强暴而怀孕的人都已心灵破碎,要求打胎。

Kreitmayer说,从Brezovo Polje来的一位护士“亲眼看到”父母、丈夫和4岁的小孩被杀。这位妇女告诉医生说,塞尔维亚的征服者决定不杀她,但是把她带到军事医院。Kreitmayer说,“她每天为他们工作,但是每晚她都被强奸。她感到恶心,她感到绝望。她告诉他们说她怀孕两三个月。但是他们根本不理。”

Brezovo Polje的年轻妇女感到羞愤交加。每一次记者回到她们所住的学校,就有一大群受害者参加讨论。波斯尼亚多年来很少出现强奸,因此没有专业的辅导员,

而且Kreitmayer说,这是第一次出现集体强奸和侵犯妇女。

受害者说,目前她们只要离开波斯尼亚,什么地方都愿意去。大多数人说,只要离开,她们打算永不再回来。
